

美洲中部地区E组建筑与玛雅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龙 啸

关键词：E组建筑 神圣空间 玛雅宇宙观 宗教权力 玛雅文明

KEYWORDS: E Group Sacred Space Maya Cosmology Religious Power Maya Civilization

ABSTRACT: E Group represents a distinctive architectural type in Mesoamerica. As the earliest large-size ceremonial structure in Maya civilization, its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in the Maya Lowlands paralleled the entir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Maya society. These structures materialized Maya cosmology through construction of sacred space grounded in astronomical knowledge and creation mythology. The ritual practice performed within these sacred space “theaters” effectively forged social cohesion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thereby serving as a driving force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ya civiliz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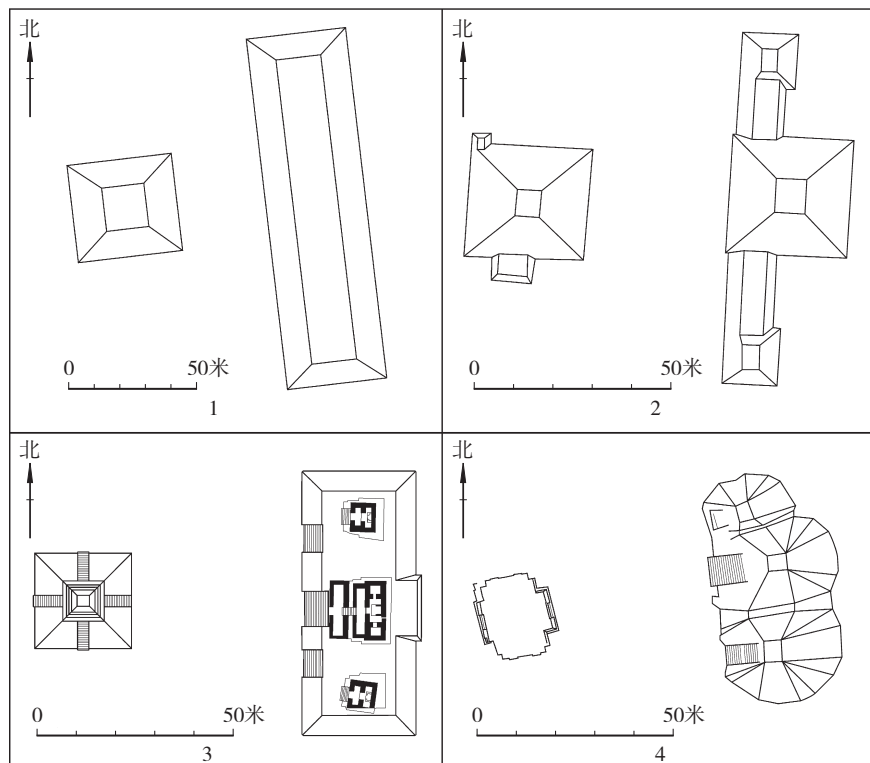
玛雅文明是美洲中部地区最著名的古代文明之一，其发展阶段可分为三个时期：前古典时代（Preclassic，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250年）是其萌芽和早期发展阶段；古典时代（Classic，公元250~900年）是其鼎盛时期；后古典时代（Postclassic，公元900~1500年）则见证了玛雅文明的衰落。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特征，考古学家通常将其分布区域划分成玛雅高地（Maya Highland）和玛雅低地（Maya Lowland）两大区域。其中，玛雅高地主要指墨西哥恰帕斯州东南部、危地马拉南部以及洪都拉斯西部等海拔较高的山区；而玛雅低地则主要指尤卡坦半岛和危地马拉佩滕盆地等地区，是古典时代玛雅文明的核心地带。

20世纪20年代，卡内基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组织了对玛雅遗址长期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发现了一批前古

典时代的遗存^[1]，开启了玛雅文明起源的研究。但此后学者们更多关注出现铭文的古典时代遗址，导致对此问题的探讨一度陷入停滞。直到20世纪70年代，伯利兹北部、玛雅高地和尤卡坦北部等地区的一些遗址中又发现了丰富的前古典时代遗存，由此再度引起讨论玛雅文明起源的热潮^[2]。近年来，随着玛雅低地更多前古典时代遗址的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关注玛雅文明的起源问题^[3]。

在玛雅低地大部分前古典时代遗址中，存在一组形制特殊的建筑——E组建筑（E-Group）。E组建筑得名于瓦沙克吞（Uaxactun）遗址的E组建筑群（Group E），主要由西侧的金字塔式建筑及东侧的南北向台基式建筑组成。根据其东侧建筑的差异，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图一）。作为位于玛雅遗址中心且年代最早的建筑之一，E组建

作者：龙啸，北京市，10010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一 E组建筑及其类型

1.拉文塔类型 (La Venta Type) 2.塞诺特类型 (Cenote Type) 3.瓦沙克吞类型 (Uaxactun Type) 4.伯利兹类型 (Belize Type) (1据Takeshi Inomata, *The Isthmian Origins of the E Group and Its Adoption in the Maya Lowlands*, Figure 7.3a改绘, *Maya E Groups: Calendars, Astronomy, and Urbanism in the Early Lowlands*, p.221,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7; 2据Arlen F. Chase and Diane Z. Chase, *E Groups and the Rise of Complexity in the Southeastern Maya Lowlands*, Figure 2.1b改绘, *Maya E Groups: Calendars, Astronomy, and Urbanism in the Early Lowlands*, p.33,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7; 3据Ricardo Montuori, Ana Laura Rosado Torres, *Transformaciones en la Arquitectura de los Grupos E: los Casos de Tikal y Uaxactun*, Figura 8改绘, *Gremium*, Vol.8, No.15, p.121, 2021; 4据Claire E. Ebert, James McGee, *Structure B8 at Cahal Pech, Belize: The 2019 Excavations of a Middle Preclassic E-Group*, Figure 2A改绘, *The Belize Valley Archaeological Reconnaissance Project: A Report of the 2019 Field Season*, Vol.25, p.2, 2020)

筑自前古典时代出现后,历经千年的发展演变,直至古典时代晚期,随着玛雅文明的衰落而消失,见证了玛雅文明的兴衰过程。基于E组建筑在遗址中的显著位置及其受古玛雅人的高度重视,彰显了其在古代玛雅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在玛雅早期文明研究中,E组建筑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焦点。

一、E组建筑的研究史回顾

1924年,弗朗斯·布洛姆 (Frans Blom) 在组织卡内基研究所的第八次学术调查时,复查了1916年发现的瓦沙克吞遗址。根据E

组建筑的布局及朝向,他认为这是玛雅文明的观象台,用于观测“二分二至日”的日出点^[4]。此后不久,卡内基研究所便开始了对E组建筑群的发掘,发掘者也支持布洛姆的认识^[5]。另外,埃里克·汤普森 (J. Eric Thompson)^[6]和卡尔·鲁珀特 (Karl Ruppert)^[7]在玛雅低地开展的调查和研究中,又在其他遗址中辨识出一批E组建筑。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玛雅低地发现的E组建筑增加至25座^[8]。这一时期是E组建筑的发现阶段,由于材料

的限制,大多数学者均认同其功能为“观象台”的观点。

20世纪后半叶,对E组建筑的研究迈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在佩滕地区以外,如墨西哥湾南岸和恰帕斯等地区也发现了E组建筑^[9],促使学者们重新讨论玛雅文明的起源问题。(2)通过对瓦沙克吞^[10]、蒂卡尔 (Tikal)^[11]和卡拉科尔 (Caracol)^[12]等遗址E组建筑的全面发掘,明确了其从早到晚的整个发展演变过程。(3)由于新发现的E组建筑朝向有所差异,有学者对其是否用于观测“二分二至

日”日出点提出质疑，但仍尝试从“观象台”的角度进行阐释^[13]，认为E组建筑作为“上观天象、敬授民时”的“观象台”，可用于指导贸易活动^[14]及农业生产，或是专门为了在特定农业周期举行仪式活动而建造的场所以^[15]。这一时期，对E组建筑的研究更为深入，但新的阐释仍多围绕其天文观测属性及与天文历法的潜在关联而展开。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种研究取向也开始出现，即关注其作为仪式空间的社会属性。

进入21世纪以来，大量田野调查工作的开展以及科技的进步，尤其是激光雷达技术的运用。整个玛雅地区及墨西哥湾南岸，发现了大量的E组建筑，数量已达数百座之多^[16]，为进一步深入研究E组建筑提供了重要资料。

强调天文观测属性和仪式空间属性的两种研究取向依然存在。其中，前者以伊万·什普拉伊茨（Ivan Šprajc）为代表，通过仪器精确测量出建筑的朝向，认为大多数建筑朝向特定日期的日出点或日落点，且这些日期与古代历法密切相关^[17]。但不同遗址E组建筑的朝向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观象台”的解释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难以证实或证伪。后者以马努埃尔·梅·卡斯蒂略（Manuel May Castillo）为代表，他激烈批评了将E组建筑作为“观象台”的观点，并根据民族志记录，认为其是举行仪式活动的场所，如“求雨”仪式（*Ch'a' Cháak*）^[18]。另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E组建筑的东侧建筑是对银河的模仿，暗含了玛雅创世神话的内涵^[19]。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和2013年，圣塔菲学社（Santa Fe Institute）举办了两次以E组建筑为主题的会议。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也较以往更加多样和深入，除个别学者仍讨论E组建筑的具体功能，如其天文观测属性及其与玛雅历法之间的关系外，大多数学者则更多关注E组建筑与玛雅王权的产生、

玛雅遗址的空间布局、玛雅文明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区域间的文化交流等问题^[20]，因可以说，这是对近一个世纪以来的E组建筑研究的总结和展望。同时，学界也初步达成共识，认为E组建筑不仅是玛雅文明重要的仪式空间，而且也是玛雅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标志。

总体而言，以往研究多聚焦于E组建筑的外在形态，探讨其在天文观测及仪式活动中的功能，而鲜有研究依据E组建筑中的出土遗存，深入分析其功能以及在玛雅社会中的象征含义。功能决定形态，外在形态的确重要，但要全面揭示E组建筑的内涵，必须重视其在建造及使用过程中的相关遗存，以及这些遗存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内容，以往研究对此探讨尚不充分。因此，本文将E组建筑中的考古遗存为基础，讨论其作为神圣空间在玛雅社会中的象征意义，及其在玛雅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E组建筑在玛雅低地的兴起

目前明确的最早E组建筑，是位于太平洋沿岸的欧霍德阿瓜（Ojo de Agua）遗址，其年代在公元前1200~1000年之间^[21]。近年来，由于激光雷达技术的运用，在墨西哥湾南岸的许多遗址中也发现了E组建筑，其中包括圣劳伦佐（San Lorenzo）遗址^[22]。圣劳伦佐遗址的E组建筑位于大台基南侧，北部为高大的金字塔式建筑，南部是由东西两列各10座小型平台围成的大广场，E组建筑即位于广场中央。尽管该E组建筑未经过系统的考古发掘，但据其独特的建筑布局以及圣劳伦佐遗址的整体年代推测，其建造时间应为前古典时代早期晚段（公元前1200~1000年），不晚于欧霍德阿瓜遗址。

前古典时代中期（公元前1000~400年），随着圣劳伦佐遗址的衰落，奥尔梅克文明中心逐渐转移到拉文塔（La Venta）遗址。此时，E组建筑广泛分布于尤卡坦半

岛,尤以恰帕斯高地、墨西哥湾南岸及玛雅低地的佩滕地区最为集中。尽管在遗址整体的建筑布局上,不同地区存在诸如“形成时代中期的恰帕斯形态”(Middle Formative Chiapas Pattern,缩写为MFC)^[23]和“形成时代中期的乌苏马辛塔形态”(Middle Formative Usumacinta Pattern,缩写为MFU)^[24]等差异,E组建筑基本上始终位于遗址的中心位置,应是重要的仪式性建筑。

前古典时代中晚期之际(公元前400~350年),随着以拉文塔遗址为代表的奥尔梅克文明的衰落,太平洋沿岸、恰帕斯高地以及墨西哥湾南岸的一些遗址也走向衰落^[25],E组建筑也随之废弃。与之相反,在玛雅低地建造E组建筑的传统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迎来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赛巴尔(Ceibal)、西瓦尔(Cival)以及卡拉克穆尔(Calakmul)等核心遗址及其周边区域^[26],一批E组建筑得以新建和扩建。故而,在奥尔梅克文明日渐式微的背景下,玛雅低地逐渐成为E组建筑最为集中的分布区,并最终在古典时代成为唯一的分布区。

总而言之,尽管在圣劳伦佐遗址的鼎盛时期,玛雅低地人群还没开始其定居生活^[27],但在奥尔梅克文明的影响下,以E组建筑为核心的仪式性建筑开始兴起,成为玛雅遗址重要的仪式空间,也标志着玛雅低地开启了社会复杂化的历史进程。

三、作为神圣空间的E组建筑

玛雅文明的宇宙观,深深地影响着古代玛雅人的日常生活,包括建筑、城市的规划等^[28],正如迈克尔·卡拉斯科(Michael D. Carrasco)所说“(玛雅)建筑通常在其形式中表达了宇宙观的基本概念”^[29]。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E组建筑较少,但在阿瓜达菲尼克斯(Aguada Fenix)、赛巴尔、西瓦尔、瓦沙克吞、蒂卡尔以及圣巴托洛(San Bartolo)等遗址的E组建筑中,发现的“十”字形

祭祀坑(Cruciform Cache)、“扣器”祭祀坑(Lip-to-lip Cache)以及金字塔石灰装饰等特殊遗迹现象,彰显了仪式空间的神圣性,是对玛雅文明宇宙观的物化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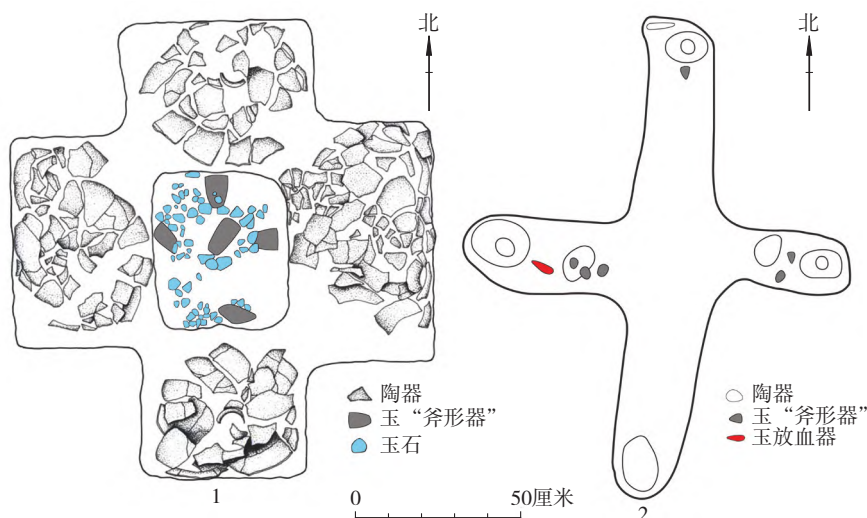
(一)“十”字形祭祀坑

在玛雅人的世界观中,世界由四方和中心组成,可以被分成天界、人间以及冥界三层。其中天界由四方的巴卡布神(Bacabs)支撑,世界树(World Tree)位于中心^[30],不同的方位对应着不同的颜色和神灵。

前古典时代中期,在E组建筑的的东西轴线上,常见一种“十”字形祭祀坑,阿瓜达菲尼克斯、赛巴尔^[31]、西瓦尔、霍尔屯(Holtun)^[32]等遗址均有发现(图二,2、1)。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瓦尔遗址的4号祭祀坑(Cache 4),平面形状为“十”字形,呈阶梯状内收(见图二,1)。祭祀坑四个分支内各放置1件陶罐,其中南侧分支为红色陶罐,其余均为黑色陶罐。中央为方形坑,放置1件黑色陶罐,近坑壁处各放置1件玉“斧形器”,刃部朝上;陶罐之下则为114件小玉石(Jade Pebbles)。方坑之下为一圆坑,圆坑中放1件玉“斧形器”,刃部朝上,是所有玉“斧形器”中最精美的一件^[33]。在整个“十”字形祭祀坑上方,发现1个柱洞,表明在祭祀坑完全封盖后,地表可能有立柱^[34]。

西瓦尔“十”字形坑及其上立柱的组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伊萨帕(Izapa)遗址27号石碑上的图像。该图像共分三层,下层为鳄鱼的形象,象征着漂浮在冥初之海上的大地;中层左侧为一棵大树连接上下两层,树干上有一“十”字形图案,右侧为两个人和一只美洲豹的形象;上层与中层之间由一组天带图案相隔,天带之上是天界的象征^[35](图三)。这棵参天大树,被广泛认为是世界树的象征,它连接着天界与冥界,象征着宇宙的秩序与平衡。

因此,西瓦尔“十”字形坑与伊萨帕27



图二 玛雅低地E组建筑“十”字形祭祀坑

1.西瓦尔遗址4号祭祀坑 (Cache 4) 2.赛巴尔遗址7号祭祀坑 (Cache 7) (1据Molly Morgan and Jeremy Bauer, *Investigations of Structure 7 and Stela 2 at Cival, Petén, Guatemala*, Figure 28改绘,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Holmul Region, Peten: Results of the Fourth Season, 2003*, p.133, Vanderbilt University, 2003; 2据A. Ledyard Smith, *Excavations at Seibal, Department of Peten, Guatemala, Number 1: Major Architecture and Caches*, p.245, Figure 189改绘,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1982)

号石碑上的图案，都是宇宙观的象征，同时也标志着世界的中心。位于尤卡坦半岛北部的雅修纳 (Yaxuná) 遗址，其E组建筑的广



图三 伊萨帕遗址27号石碑图像及其细节 (转引自Stephanie M. Strauss, *Negotiating Narrative Domains: Izapa's Place in the Discourse on Early Hieroglyphic Writing*, *Ancient Mesoamerica*, Vol.29, No.2, p.353, Figure 7a, 2018)

场地面上，也发现一个类似的“十”字形刻划图案，用以标记遗址的中心^[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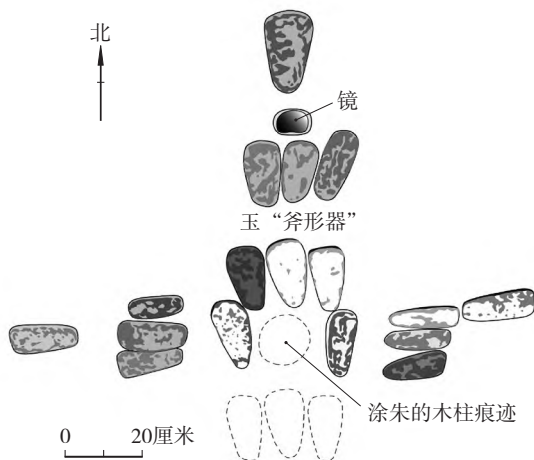
在恰帕斯高地，恰帕德克罗索 (Chiapa de Corzo) 遗址^[37]和圣伊西德罗 (San Isidro) 遗址^[38]E组建筑的中轴线上，也发现埋藏大量玉“斧形器”的祭祀坑。圣伊西德罗遗址11号坑中出土4件玉耳珰、1件陶碗

以及12件玉“斧形器”，陶碗位于中央，4件玉耳珰分列陶碗四方，呈“十”字形放置，而12件玉“斧形器”分别放在陶碗和玉耳珰附近，其中有2件刃部朝上 (图四)。

玉“斧形器”是奥尔梅克文明的标志性器物。在奥尔梅克文明腹地，埃尔马纳提 (El Manatí) 发现的玉“斧形器”，年代最早且摆放规律，或成组地平置在南北轴线上；



图四 圣伊西德罗遗址11号祭祀坑 (Cache 11) (转引自Gareth W. Lowe, *Olmec Horizons Defined in Mound 20, San Isidro, Chiapas*, *The Olmec and Their Neighbors: Essays in Memory of Matthew W. Stirling*, p.245, Fig.13,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1981)



图五 拉文塔遗址1943-E号祭祀坑 (Offering 1943-E)

(转引自Arlene Colma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lex A at La Venta, Tabasco, Mexico: A History of Buildings, Burials, Offerings, and Stone Monuments*, p.156, Figure 81, M.A. Thesis,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2010)

或数件玉“斧形器”围绕一个中心摆放，刃部朝上，似花瓣状^[39]。拉梅塞德 (La Merced) 遗址也发现刃部朝上的玉“斧形器”祭祀遗存^[40]。拉文塔遗址A组建筑群发现的三组玉“斧形器” (Offering 1942-C、1943-E和Offering 10)，都是按照“十”字形的方式平置于地上或圆坑内^[41]，而且在1943-E号祭祀坑的正中心发现有涂朱的木柱痕迹^[42] (图五)。尽管这些奥尔梅克文明的玉“斧形器”并非发现于E组建筑的中轴线上，但其“十”字形的摆放方式与E组建筑中的玉“斧形器”具有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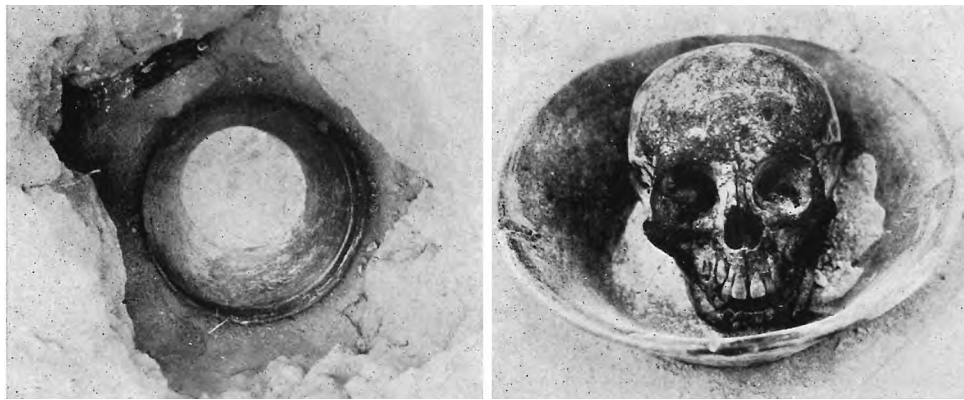
当的一致性。有研究认为玉“斧形器”是奥尔梅克文明世界观的表现，不仅可通过将玉“斧形器”立在四方来界定世界中心，而且在将玉米神图像刻在玉“斧形器”上之后，其本身即代表了中心的世界树^[43]。

E组建筑中轴线上发现的祭祀坑，无论是埋藏玉“斧形器”的“十”字形坑，还是摆成“十”字形的玉“斧形器”，均深刻反映了奥尔梅克文明和玛雅文明的宇宙观念。从这个角度看，位于遗址中心且年代最早的E组建筑具有双重属性，不仅是遗址的中心，也是整个宇宙的中心。

(二)“扣器”祭祀坑

前古典时代晚期 (公元前400年至公元250年)，前古典时代中期常见的“十”字形祭祀坑基本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扣器”祭祀坑，即在祭祀坑中放2件陶器，其中1件“口对口”倒扣于另1件之上。2件陶器之间，常放置玉器、黑曜石、燧石石器、贝壳乃至人头骨等遗物 (图六)。“扣器”祭祀坑不仅出现于E组建筑这样的公共空间，而且在一些较为私密的居址中也有所发现^[44]，是古典时代玛雅地区一种较为常见的祭祀坑。

发现于E组建筑的“扣器”祭祀坑，基本位于东、西两侧建筑之中。不同地区之间，陶器内放置的物品存在一些差异，如伯利兹河流域的遗址，陶器中常见玉珠、贝



图六 瓦沙克吞遗址的“扣器”祭祀坑 (Cist-4) 及其中的人头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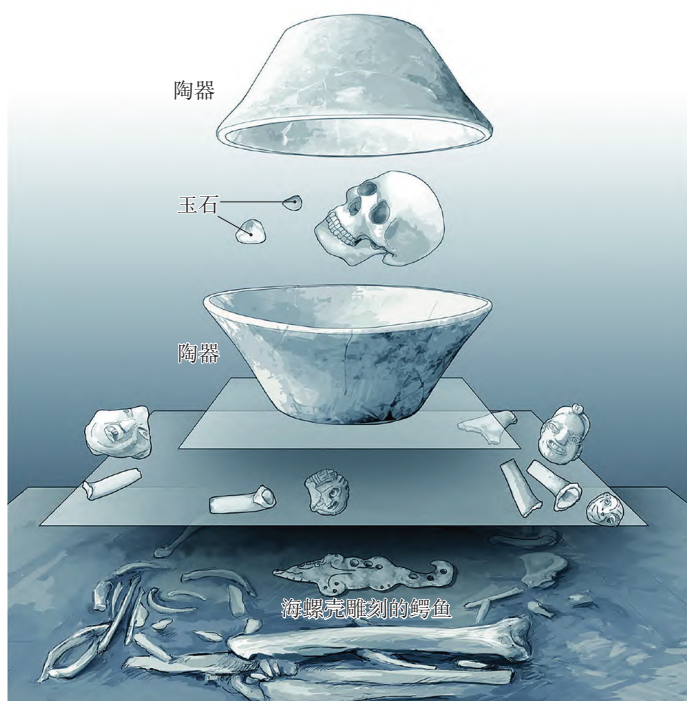
(转引自Oliver G. Ricketson Jr. and Edith Bayles Ricketson, *Uaxactun, Guatemala: Group E—1926-1931*, Plate 23a, c,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37)

珠、贝壳以及石器等多种遗物；相比之下，赛巴尔遗址的陶器内则主要盛放着数量各异的石灰石球（Limestone Sphere）。另外，在恰帕德克罗索遗址的不少“扣器”内未发现有任何遗物。有证据表明，这些陶器之间曾放置有机质的物品^[45]，但已腐朽不存。

尽管各遗址“扣器”祭祀坑内放置的物品存在一定差异，但这种相对统一的祭祀形式无疑表达了一种共通的象征意义。卡哈尔佩奇（Cahal Pech）遗址发现的“扣器”墓葬（Burial B4-3），充分体现了此类遗存所表达的文化内涵。该墓葬发现于E组建筑南侧建筑的中轴线上，由2件“对扣”的陶器组成，陶器中放置1个人头骨和2件小玉石；陶器外侧的四个方向均放置有散乱的人骨、1件人头雕塑及1件陶壶的流；

“扣器”下压着1件由海螺壳雕刻而成的鳄鱼形象（图七）。墓葬的特殊形式及其包含物，体现了玛雅文明意识形态的物化特征。其中，“对扣”陶器形似龟壳，象征大地；陶器内置玉石，寓意玉米种子；陶器周边放置的壶嘴，以及陶器之下的鳄鱼形海螺壳、散乱人骨，则共同象征着地下水世界。因此，整个祭祀坑与古典时期陶盘上的“玉米神重生”图案（图八）所表达的内涵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应是表达了玛雅传世神话中玉米神重生的主题^[46]。因此，陶器中的人头骨应是玉米神的象征，暗示玛雅社会此时已分化出贵族阶层。

前古典时代晚期所见的“扣器”祭祀坑，相较于前古典时代中期的“十”字形祭祀坑，虽在形式上所有差别，但共同承载着深厚且一脉相承的文化内涵，是玛雅



图七 卡哈尔佩奇遗址的“扣器”墓葬（Burial B4-3）
（转引自Jaime J. Aw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Preclassic Origins of the Maya Creation Story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Maize God at Cahal Pech, Belize, *The Myths of the Popol Vuh in Cosmology, Art and Ritual*, p.97, Figure 5.4,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2021）



图八 “玉米神重生”图案陶盘（K1892）
（转引自Luis Lopes, Barbara Macleod, A Unique Absolute Antipassive in the Name of K'uhul Chatahn Winik, *The PARI Journal*, 22(1), pp.15-19, Figure 1, 2021）

文明宇宙观及创世神话的具象化表达。

（三）作为“神山”的金字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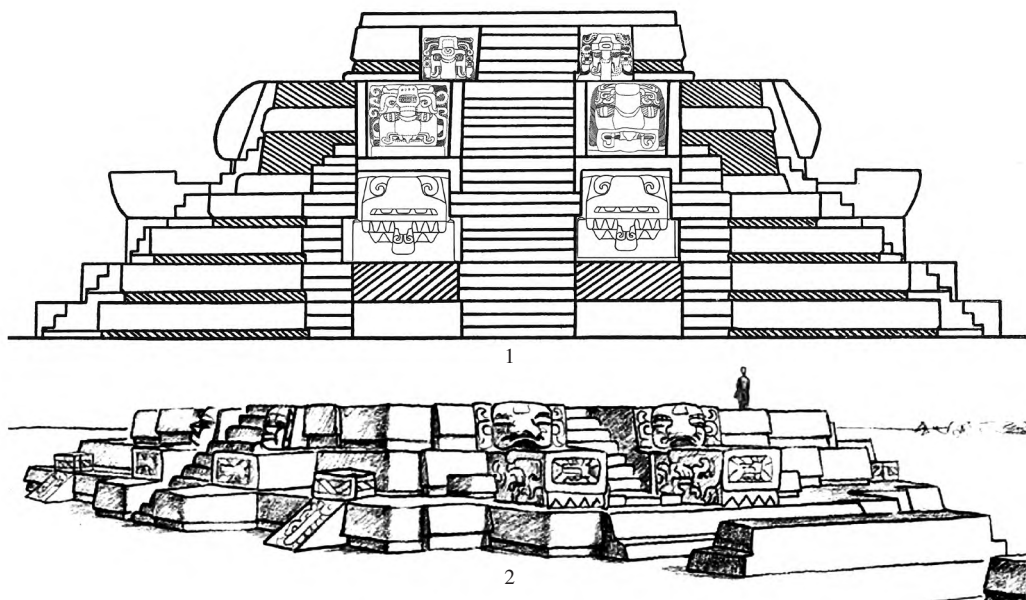
在玛雅建筑外墙上，常见用石灰或石块雕刻而成的复杂装饰，这些装饰往往暗含了深刻的文化寓意，表达了玛雅人对于世界的理解^[47]。瓦沙克吞、蒂卡尔^[48]、西瓦尔^[49]以及圣巴托洛等遗址的E组建筑，均经过较为全面的发掘，在其西侧金字塔式建筑的外立面上，均发现了相关的外墙装饰，这些均是理解E组建筑象征意义的重要线索。

瓦沙克吞遗址E组建筑的西侧金字塔（E-VII-Sub），四面均设有台阶。台阶两侧的外墙上共有18组兽面雕塑，均由石灰涂抹、雕刻而成，可分成上、中、下三层，中、下两层各有8组，上层只在东面台阶两侧各装饰1组^[50]，且同一层的各组兽面雕塑基本相似（图九，1）。下层的兽面雕塑，从正面看是一组带有尖锐“V”形獠牙的兽首形象，其舌头有分叉，应是表现了羽蛇的形象^[51]。中层的各组兽面雕塑之间，虽稍有

差异，但基本近似人面形象，均大眼，高鼻，眉毛多呈火焰状；嘴巴中可见牙齿或舌头，嘴巴两侧有龙须状物从嘴中伸出。上层的装饰也基本类似人面，头上似戴冠，呈隆起状，冠的两侧伸出须状物，其鼻子较长，类似于鸟的长喙，两侧的耳饰为常见的五点式耳珥^[52]，因此有学者认为上层的兽面雕塑表现了大鸟神（Principal Bird Deity）的形象^[53]。

圣巴托洛遗址E组建筑金字塔外墙上的装饰，共四面16组雕塑，可分上下两层，各层的雕塑基本一致。下层雕塑的正面下部为一排“V”形的尖牙，上部则是“X”形的形象，两侧可见卷曲装饰，与瓦沙克吞遗址一样，也是表现羽蛇的形象。上层则是人面形象，有火焰状的眉毛和嘴边露出的獠牙^[54]（图九，2）。总体而言，其风格与瓦沙克吞遗址的中下层雕塑颇为一致。

在玛雅文明的图像艺术中，能清晰地看到兽面化的“神山”形象。在圣巴托洛遗址



图九 E组建筑西侧建筑外墙装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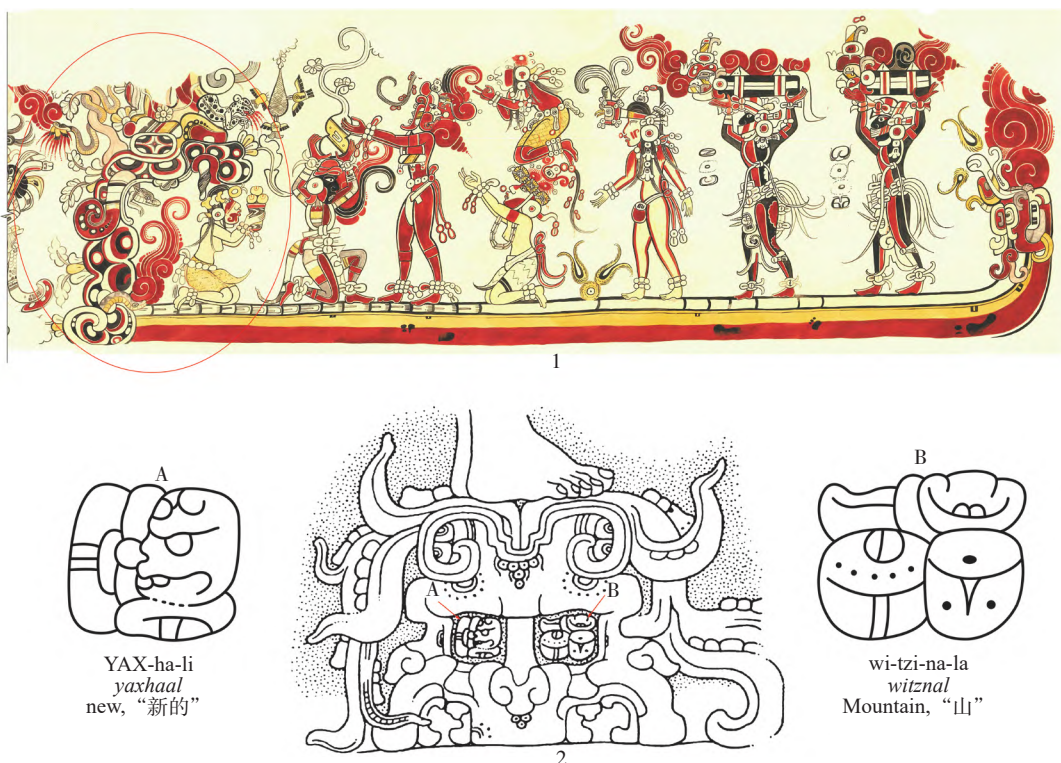
1.瓦沙克吞遗址E组式西侧建筑（E-VII-sub） 2.圣巴托洛遗址E组式西侧建筑外墙装饰（Heather Hurst复原图）（1据Oliver G. Ricketson Jr. and Edith Bayles Ricketson, *Uaxactun, Guatemala: Group E—1926-1931*, Fig.34、39、42、43、49、50改绘,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37; 2转引自William A. Saturno, et al., *Time to Rule: Celestial Observation and Appropriation among the Early Maya, Maya E Groups: Calendars, Astronomy, and Urbanism in the Early Lowlands*, p.336, Figure 10.3,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7）

的壁画中，“神山”被描绘成巨兽的形象，巨兽张开的大嘴是洞穴的象征，巨兽的牙齿以洞穴中的钟乳石表达；从巨兽嘴中延伸出一条羽蛇，作为大地的象征^[55]（图一〇，1）。帕伦克（Palenque）遗址的一块石板上（Tablet of Foliated Cross），刻有一个兽面形象，其双眼中各有一个玛雅文字，读作 *Yaxhaal Witznal*，意为“新山”，是仪式活动中召唤神灵之地^[56]（图一〇，2）。

将建筑看作“神山”，是玛雅文明中一种常见的现象^[57]。科潘遗址的22号神庙是体现“建筑作为神山”的最好例证^[58]。有学者对该建筑进行了详细的复原研究，将其外墙上的36组马赛克式雕刻分成上、中、下三层。下层是建筑正门，被雕刻装饰成动物张开的大嘴，上下两排牙齿清晰可见，嘴巴两

侧可见象征水滴或血滴的装饰元素；此外，在其外墙上部及转角处分别装饰玉米神像和兽面纹样；整个下层雕刻生动展现了“神山”的形象。中层精心雕刻了8组真人大小的国王雕像，栩栩如生；转角处的兽面形象，则以其大眼、长卷鼻及低垂的睫毛，引人遐想。上层象征神灵和祖先居住的天界。因此，22号神庙不仅是“神山”的象征，而且还是玛雅文明“分层世界”模型的表达^[59]。

因此，尽管E组建筑西侧金字塔和科潘22号神庙，在材料选用、建造工艺以及年代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它们外墙上的雕刻图案及装饰元素均清晰地表明，这些建筑都是对玛雅文明“神山”和“分层世界”观念的具体表达。



图一〇 玛雅文明艺术中的“神山”形象

1. 圣巴托洛遗址壁画中的“神山”形象（红圈） 2. 帕伦克遗址“十字架”神庙中的兽面“神山”形象（1转引自William A. Saturno, et al., *The Murals of San Bartolo, El Petén, Guatemala, Part 1: The North Wall, Ancient America*, No.7（图版），The Center for Ancient American Studies, 2005；2据David Stuart, *The Palenque Mythology: Inscriptions from the Cross Group at Palenque*, p.145改绘，Sourcebook for the 2006 Maya Meetings, Department of Art and Art History,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2006）

综上所述,虽然学界对E组建筑的实用功能仍存争议,但从“十”字形祭祀坑、“扣器”祭祀坑以及金字塔墙面雕塑等遗存所表达的象征意义可知,E组建筑是古代玛雅人据其宇宙观而打造的宇宙模型,是举行与创世神话及玉米神重生相关仪式的神圣空间。

四、神圣空间的构建与玛雅文明的形成

(一) 神圣空间的构建

根据宗教史学家的研究,世界上有两种存在模式,即神圣的和世俗的。神圣空间必然经过人为构建,其构建方式多样,其中一项关键步骤是将未知土地宇宙化,这一过程深刻模仿了创世神话及宇宙生成的模式。因此,人类的定居行为也总是伴随着空间神圣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总是追求将自身置于世界的中心,这也是神圣空间所暗示的最深层次的含义。世界中心通常以宇宙支柱即世界之轴的象征图式来表述,同时也象征着能够联系天界、世间以及地下世界的通道^[60]。

在部分经充分发掘的遗址中,如赛诺特、赛巴尔、西瓦尔、雅修纳以及修南图尼齐(Xunantunich)等,E组建筑的最早阶段是全部或部分直接在基岩上开凿而成的。其开凿过程是在相对较高的位置,清理地表直至基岩;然后对基岩进行凿刻,以形成E组建筑的最初形态。这种对基岩的改造是中美洲和南美洲自然崇拜传统的一部分^[61]。因而,E组建筑的营造遵循了特定的宗教观念,借此将自然景观升华为神圣空间。

此外,通过上文对E组建筑相关遗存的分析可知,无论是“十”字形祭祀坑,还是坑内的玉“斧形器”,都表明此处是玛雅人构建出来的“世界中心”,成为从原始混沌中构建神圣空间、重建宇宙秩序的基点;“扣器”祭祀坑也表达了对整个宇宙结构的模仿,象

征着宇宙秩序的确立。

因此,E组建筑作为玛雅人精心打造的“世界中心”,显然是玛雅文明最早的神圣空间,它不仅深刻体现了玛雅人对宇宙秩序的独到理解,更是对玛雅创世神话的具象化表达。这种以创世神话与宇宙秩序的蓝本,精心规划并营建城市空间的行为,蕴含着浓厚的萨满式宗教的文化基调,显然也是对奥尔梅克文明所开启的美洲中部地区文明特质的继承和发展^[62]。

(二) E组建筑与玛雅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文明起源或社会复杂化,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从以亲缘关系为主的小型流动群体,到非亲缘关系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更大的社会组织。在此过程中,维持群体内部关系的稳定性显得尤为关键。“人类学博弈论”认为,在无国家复杂社会(Stateless Complex Society)中,人们倾向于借助仪式、禁忌等奖惩手段,来约束群体的行为,建立集体合作的规范,进而强化社会秩序,增强群体凝聚力。一些能够有效促进集体合作的规范会脱颖而出,通过文化传播和传承,在由无国家复杂社会到国家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转变为国家意识形态^[63],或形成所谓“礼制”。因此,在社会复杂化的进程中,宗教及其仪式实践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组织方式,发挥着规范社会秩序、确立族群认同和增强凝聚力的重要作用。E组建筑在玛雅低地的发展演变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查尔斯·斯坦尼什(Charles Stanish)所构建的上述理论模型的。

前古典时代中期,随着圣劳伦佐遗址的衰落,继承和发展了其特质的各类“标准化公共建筑”,在“地峡相互作用圈”(Isthmian Interaction Sphere)^[64]内纷纷涌现,E组建筑也开始在玛雅低地出现,并成为举行大型公共仪式活动的神圣空间,不仅表明当时的人们可能拥有了共同的仪式实践、观念和信仰,而且标志着玛雅低地社会复杂化的

开端。

然而，相关研究表明，赛巴尔遗址并未发现与E组建筑最早阶段同时期的居址^[65]，阿瓜达菲尼克斯遗址也是类似的情形^[66]，表明这些最早的仪式性建筑，可能是由非定居的游猎族群或采取渔猎和农业混合经济形式的人群规划并建造的。那么，E组建筑的出现，标志着玛雅低地的人们在完全采用“农业+定居”的生活方式之前，可能已经有了相同的宇宙观及宗教仪式。这些早期建筑群以一种共同的宗教信仰为中心，通过营建神圣空间、定期集会并举行仪式活动，强调神圣空间的“中心性”，逐步形成了基于相同信仰的共同体，并构建起一套共同体内部的行为规范，为发展成为更强大的政治组织奠定了基础。相似的情形，在近东地区（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南美洲（卡拉尔，Caral）和北美洲（波弗蒂角，Poverty Point）等地区都有发现^[67]。

前古典时代晚期，E组建筑内部的祭祀形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扣器”祭祀坑逐渐取代“十”字形祭祀坑，成为主要的祭祀形式，尤其是其中放置人头骨的行为，深刻反映了玛雅人祈愿祖先能如玉米神般获得重生的信仰。其次，尽管E组建筑仍是重要的仪式空间，但其附近开始出现了“品”字形建筑（Triadic Group），该建筑类型是在一座高大台基顶部，三座建筑呈“品”字形排列。有研究表明，“品”字形建筑可能也属于仪式性建筑，而非贵族的居所^[68]，或可能是玉米神重生神话中“花山”（Flower Mountain）的象征^[69]。然而，与E组建筑相比，“品”字形建筑具有更强的封闭性和私密性，在此举行的仪式活动可能只对少数人开放^[70]。圣巴托洛遗址的“品”字形建筑最具代表性，它不仅将E组建筑完全覆盖，而且在其壁画中更是出现了王权“加冕”的场景^[71]和最早的玛雅日历^[72]。这些都表明，至少在前古典时代晚期，社会分层、王权意识

已经开始在玛雅低地出现，表明玛雅文明社会复杂化程度更进一步。

综合以上分析，前古典时代中期的玛雅人，基于相同的信仰，通过兴建大型仪式性建筑，举行仪式活动，构建了集体合作的规范，成为有效组织集体行动的成功策略，从而开启了社会的复杂化进程。至前古典时代晚期，宗教仪式作为一种成功的组织策略得以传承与发展。部分人开始实现了对宇宙知识、宗教权力及仪式实践的独占，促使等级制度和王权意识的出现，最终标志着玛雅文明的成型。由此可见，在萨满式宗教氛围浓厚的玛雅文明中，以大型仪式性建筑为代表的宗教信仰及其仪式实践，在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步步引领玛雅社会完成了从游猎部落到区域联盟，并最终到国家的转变。

五、结 语

依托宇宙知识和创世神话构建神圣空间，建造大型仪式性建筑，是美洲中部地区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玛雅低地的E组建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考察其发展演变过程可知，此类建筑是在“地峡相互作用圈”交流互动的背景下，首先由非定居的游猎族群建造起来的。以此为神圣“舞台”，依托宗教信仰和仪式实践，构建起集体合作的规范，起到社会黏合剂的作用，有效地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与认同感。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出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王权意识和社会分层开始显现，为玛雅文明鼎盛时期奠定了坚实基础。

宗教仪式实践在玛雅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也极具启示意义^[73]。红山文化时期，辽西地区由狩猎采集经济转向农业经济的过程中，兴建复杂的仪式性建筑，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的粘合作用，若干区域聚落群体进一步形成以牛河梁仪式中心为

标志、以举行共同仪式活动为主要功能的区域聚落群体联盟”^[74]。因此,红山社会的复杂化道路与玛雅文明早期社会的发展道路具有一定的共性,都显示出宗教权力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然而,红山社会在发展到顶峰后迅速衰落,未能像玛雅文明一样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其原因尚不清楚,或许是由于红山社会面对危机时应对策略的失效。无论是在中华文明还是玛雅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宗教权力都是构建早期国家的重要依托^[75],鉴于此,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宗教权力在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附记:本文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项目编号2024QQJH062)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项目编号DF2023ZD14)的资助。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李新伟和李默然的指导与帮助,谨致谢忱。

注 释

- [1] a.Oliver G. Ricketson Jr. and Edith Bayles Ricketson, *Uaxactun, Guatemala: Group E—1926–1931*,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37.
b.A. Ledyard Smith, *Uaxactun, Guatemala: Excavation of 1931–1937*,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50.
- [2] Richard E. W. Adams, *The Origins of Maya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77.
- [3] a.Francisco Estrada-Belli, *The First Maya Civilization: Ritual and Power before the Classic Perio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b.James Doyle, *Architecture and the Origins of Preclassic Maya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17.
- [4] Frans Blom, Report of Mr. Frans Blom on the Preliminary Work at Uaxactun, Guatemala,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Yearbook* 23, pp.217–219, Washington, 1924.
- [5] 同[1]a。
- [6] J. Eric Thompson,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Southern Cayo District, British Honduras*,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Publication 301, Anthropological Series 17(3),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Chicago, 1931.
- [7] Karl Ruppert, A Special Assemblage of Maya Structures, *The Maya and Their Neighbors*, pp.222–241, Appleton-Century, New York, 1940.
- [8] Arlen F. Chase, et al., The Distribu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E Groups: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Introduction, *Maya E Groups: Calendars, Astronomy, and Urbanism in the Early Lowlands*, pp.3–30,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7.
- [9] a.Gareth W. Lowe, Olmec Horizons Defined in Mound 20, San Isidro, Chiapas, *The Olmec and Their Neighbors: Essays in Memory of Matthew W. Stirling*,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1981.
b.Gareth W. Lowe, Presencia Maya en la Cerámica del Preclásico Tardío en Chiapa de Corzo, *Memoria del Segundo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Mayistas*, Centro de Estudios Mayas,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Mexico City, 1995.
- [10] Marco Antonio Rosal, Juan Antonio Valdés y Juan Pedro Laporte, Nuevas Exploraciones en el Grupo E, Uaxactún, *Tikal y Uaxactun en el Preclasico*, pp.70–91,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1993.
- [11] Juan Pedro Laporte y Vilma Fialko, Un Reencuentro con Mundo Perdido, Tikal, Guatemala, *Ancient Mesoamerica*, Vol.6, pp.41–94, 1995.
- [12] Arlen F. Chase and Diane Z. Chase, External Impetus, Internal Synthesis, and Standardization: E Group Assemblages and the Crystallization of Classic Maya Society in the Southern Lowlands, *The Emergence of Lowland Maya Civilizatio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Preclassic to the Early Classic: A Conference at Hildesheim, November 1992*, pp.87–101, Verlag Anton Saurwein: Markt Schwaben, 1995.
- [13] Anthony F. Aveni and Horst Hartung, Uaxactun, Guatemala, Group E and Similar Assemblages: An Archaeological Reconsideration, *World*

- Archaeoastronomy: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2nd Oxfo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chaeoastronomy Held at Merida, Yucatan, Mexico, 13–17 January 1986*, pp.441–46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nbridge, 1989.
- [14] a.William Rathje, Trade Models and Archaeological Problems: The Classic Maya the Their E–Group Complex, *XL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egli Americanisti*, Vol.4, pp.223–235, Rome, 1972.
b.William Rathje, Trade Models and Archaeological Problems: Classic Maya Examples, *Mesoamerican Communication Routes and Cultural Contacts*, pp.147–175, Papers of New World Archaeological Foundation, No.40, Provo, 1978.
- [15] Marvin Cohodas, Radial Pyramids and Radial Associated Assemblages of the Central Maya Area,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Vol.39, No.3, pp.208–223, 1980.
- [16] a.Juan Pedro Laporte, Dispersión y Estructura de las Ciudades del Sureste de Pèten, Guatemala, *Reconstruyendo la Ciudad Maya: El Urbanismo en las Sociedades Antiguas*, pp.137–161, Sociedad Española de Estudios Mayas, Meso Redonda, Valladolid, Spain, 2001.
b.Takeshi Inomata, et al., Origins and Spread of Formal Ceremonial Complexes in the Olmec and Maya Regions Revealed by Airborne Lidar, *Nature Human Behavior*, 5: 1487–1501, 2021.
c.龙啸：《中美地区E组建筑形态研究与古代玛雅社会》，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
- [17] a.Ivan Šprajc, et al., Origins of Mesoamerican Astronomy and Calendar: Evidence from the Olmec and Maya Regions, *Science Advances*, Vol.9, Issue 1, 2023.
b.Ivan Šprajc, *Significado Astronómico de los Grupos E en la Arquitectura Maya: Una Reevaluación*, Založba ZRC, 2021.
- [18] Manuel May Castillo, Time and the E-Group: A Hermeneutical Reflection on Maya Ceremonial Centers, *INDIANA*, Vol.35, No.1, pp.9–38, 2018.
- [19] Prudence M. Rice, Early Maya E Groups, the Milky Way, and Creation, *Ancient Mesoamerica*, 35: 262–277, 2024.
- [20] David A. Freidel, et al., *Maya E Groups: Calendars, Astronomy, and Urbanism in the Early Lowlands*,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7.
- [21] John G. Hodgson, et al., Ojo de Agua Monument 3: A New Olmec–Style Sculpture from Ojo de Agua, Chiapas, Mexico, *Mexicon*, 32: 139–144, 2010.
- [22] 同[16]b。
- [23] John E. Clark and Richard D. Hansen, The Architecture of Early Kingship: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Origins of the Maya Royal Court, *Royal Courts of the Ancient Maya 2: Data and Case Studies*, pp.1–45, Westview Press, 2001.
- [24] Takeshi Inomata, et al., Monumental Architecture at Aguada Fénix and the Rise of Maya Civilization, *Nature*, 582(7813), pp.530–533, 2020.
- [25] Gareth W. Lowe, The Mixe–Zoque as Competing Neighbors of the Early Lowland Maya, *The Origins of Maya Civilization*, pp.197–248,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Albuquerque, 1977.
- [26] a.Francisco Estrada–Belli, The History, Function, and Meaning of Preclassic E–Groups in the Cival Region, *Maya E-Groups: Calendars, Astronomy, and Urbanism in the Early Lowlands*, pp.293–327,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7.
b.Ramón Carrasco Vargas, Actividad Ritual y Objetos de Poder en la Estructura IV de Calakmul, Campeche, *Land of the Turkey and the Deer*, pp.69–84, Labyrinthos, Lancaster, 1999.
- [27] David Cheetham and Jeffrey P. Blomster, Materializing the San Lorenzo Olmecs, *The Early Olmec and Mesoamerica: The Material Record*, pp.9–3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 [28] Jennifer P. Mathews and James F. Garber, Models of Cosmic Order: Physical Expression of Sacred Space among the Ancient Maya, *Ancient Mesoamerica*, 15: 49–59, 2004.
- [29] Michael D. Carrasco, Epilogue: Portals, Turtles, and Mythic Places, *Maya Imagery, Architecture, and Activity*, p.402,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2015.
- [30] 同[28]。

- [31] Kazuo Aoyama, et al., Polished Greenstone Celt Caches from Ceibal: The Development of Maya Public Ritual, *Antiquity*, Vol.91, No.357, pp.701–717, 2017.
- [32] Michael Callaghan y Rony López, Grupo F, Plaza B, Operación 2, *Proyecto Arqueológico Holtun, Informe No.6, Temporaa 2016: Sitio Arqueológico Holtun, Aldea la Máquina, Flores, Petén*, pp.295–297, Informe de Investigaciones Arqueológicas Entreado al Instituto de Antropología e Historia de Guatemala, Nueva Guatemala de la Asunción, 2016.
- [33] Francisco Estrada-Belli, Lightning Sky, Rain, and the Maize God: The Ideology of Preclassic Maya Rulers at Cival, Peten, Guatemala, *Ancient Mesoamerica*, Vol.17, pp.57–78, 2006.
- [34] Francisco Estrada-Belli, *The First Maya Civilization: Ritual and Power before the Classic Period*, pp.80–8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 [35] V. Garth Norman, *Izapa Sculpture, Part 2: Text*, Papers of the New World Archaeological Foundation, No.30, pp.138–141, New World Archaeological Foundation,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1976.
- [36] Travis W. Stanton, et al., Domesticating Time: Quadripartite Symbolism and Founding Rituals at Yaxuná, *The Mateiralization of Time in the Ancient Maya World: Mythic History and Ritual Order*, pp.107–130,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24.
- [37] a.Bruce R. Bachand and Lynneth S. Lowe, Area C: Excavations in the Mound 11 and 12 Plaza, *The Chiapa de Corzo Archaeological Project: Report of the 2008 Field Season*, pp.89–125, 2008.
b.Bruce R. Bachand, Lynneth S. Lowe, Chiapa de Corzo y Los Olmecas, *Aruqología mexicana*, No.107, pp.74–83, 2011.
- [38] Gareth W. Lowe, Olmec Horizon Defined in Mound 20, San Isidro, Chiapas, *The Olmec and Their Neighbors: Essays in Memory of Matthew W. Stirling*, pp.231–256,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1981.
- [39] Ponciano Ortiz and María Carmen Rodríguez, The Sacred Hill of El Manatí: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the Site's Ritual Paraphernalia, *Olmec Art and Archaeology in Mesoamerica*, pp.74–93,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rt, Vol.58,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2000.
- [40] María Del Carmen Rodríguez and Ponciano Ortiz, A Massive Offering of Axes at La Merced, Hidalgotitlán, Veracruz, Mexico, *Olmec Art and Archaeology in Mesoamerica*, pp.154–167,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rt, Vol.58,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2000.
- [41] Arlene Colma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lex A at La Venta, Tabasco, Mexico: A History of Buildings, Burials, Offerings, and Stone Monuments*, M.A. Thesis,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2010.
- [42] 同[41]。
- [43] Karl Taube, Lightning Celts and Corn Fetishes: The Formative Olmec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ize Symbolism in Mesoamerica and the American Southwest, *Olmec Art and Archaeology in Mesoamerica*, pp.296–337,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rt, Vol.58,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2000.
- [44] Steven R. Bozarth, Thomas H. Guderjan, Biosilicate Analysis of Residue in Maya Dedicatory Cache Vessels from Blue Creek, Beliz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31, pp.205–215, 2004.
- [45] 同[44]。
- [46] Jaime J. Aw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Preclassic Origins of the Maya Creation Story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Maize God at Cahal Pech, Belize, *The Myths of the Popol Vuh in Cosmology, Art and Ritual*, pp.93–116,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2021.
- [47] a.Richard Duane Hansen, *The Archaeology of Ideology: A Study of Maya Preclassic Architectural Sculpture at Nakbe, Peten, Guatemal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92.

- b.Linda Schele and Peter Mathews, *The Code of Kings: The Languages of Seven Sacred Maya Temples and Tombs*, pp.40–48, Simon & Schuster, 1998.
- c.Michael David Carrasco, *The Mask Flange Iconographic Complex: The Art, Ritual, and History of a Maya Sacred Imag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2005.
- [48] 同[11]。
- [49] Francisco Estrada-Belli, The History, Function, and Meaning of Preclassic E Groups in the Cival Region, *Maya E Groups: Calendars, Astronomy, and Urbanism in the Early Lowlands*, pp.292–327,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7.
- [50] Oliver G. Ricketson Jr. and Edith Bayles Ricketson, *Uaxactun, Guatemala: Group E—1926–1931*, pp.76–89,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37.
- [51] Michael David Carrasco, *The Mask Flange Iconographic Complex: The Art, Ritual, and History of a Maya Sacred Image*, p.195,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2005.
- [52] a.同[50]。
b.Eleazar Hernandez, *Stucco Facade Decoration on Preclassic Maya Architectur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Olmec Visual Vocabulary*, pp.32–34, M.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San Antonio, 2012.
- [53] 同[51]。
- [54] William Saturno, et al., Changing Stages: Royal Legitimacy and the Architec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Pinturas Complex at San Bartolo, Guatemala, *Pathways to Complexity: A View from the Maya Lowlands*, pp.315–335,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8.
- [55] William A. Saturno, et al., The Murals of San Bartolo, El Petén, Guatemala, Part 1: The North Wall, *Ancient America*, No.7, The Center for Ancient American Studies, 2005.
- [56] David Stuart, *The Palenque Mythology: Inscriptions from the Cross Group at Palenque*, pp.139–145, Sourcebook for the 2006 Maya Meetings, Department of Art and Art History,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2006.
- [57] Alfredo López Austin, The Mesoamerican Conception of the Sacred Mountain, its Projections and Architectural Manifestations, *Landscape, Monuments, Arts, and Rituals Out of Eurasia in Bio-Cultural Perspectives: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Mexico, Febuary 27–28, 2020*, pp.179–188,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Dynamics of Civilization, Okayama University, 2021.
- [58] a.David Freidel, et al., *Maya Cosmos: Three Thousand Years on the Shaman's Path*, pp.147–152, Quill, William Morrow, 1993.
b.David Stuart, The Hills are Alive: Sacred Mountains in the Maya Cosmos, *Symbols*, pp.13–17, 1997.
- [59] Jennifer von Schwerin, The Sacred Mountain in Social Context, Symbolism and History in Maya Architecture: Temple 22 at Copan, Honduras, *Ancient Mesoamerica*, Vol.22, pp.271–300, 2011.
- [60] 米尔恰·伊利亚德著, 王建光译:《神圣与世俗》第1~31页, 华夏出版社, 2002年。
- [61] Arlen F. Chase, et al., The Distribu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E Groups: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Introduction, *Maya E Groups: Calendars, Astronomy, and Urbanism in the Early Lowlands*, p.16,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7.
- [62] 李新伟:《神圣空间构建:中美地区古代文明的启示》, 见《考古学研究》(十五), 文物出版社, 2022年。
- [63] Charles Stanish,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o-operation: Ritual and Social Complexity in Stateless Socie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 [64] Takeshi Inomata, The Isthmian Origins of the E Group and Its Adoption in the Maya Lowlands, *Maya E Groups: Calendars, Astronomy, and Urbanism in the Early Lowlands*, pp.215–252,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7.
- [65] Takeshi Inomata, et al., Development of Sedentary Communities in the Maya Lowlands: Coexisting Mobile Groups and Public Ceremonies

- at Ceibal, Guatemala, *PNAS*, Vol.112, No.14, pp.4268–4273, 2015.
- [66] Takeshi Inomata and Daniela Triadan, Spatial and Temporal Standardization in Southern Mesoamerica during the Preclassic Period: New Insights from the Middle Usumacinta Region, Mexico, *The Materialization of Time in the Ancient Maya World: Mythic History and Ritual Order*, pp.55–79,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24.
- [67] Charles Stanish,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ooperation: Ritual and Social Complexity in Stateless Societies*, pp.185–26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 [68] Francisco Estrada-Belli, *The First Maya Civilization: Ritual and Power before the Classic Period*, p.86,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 [69] Jan Szymański, *Between Death and Divinity: Rethink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riadic Groups in Ancient Maya Culture*, *Estudios de Cultura Maya*, Vol.44, pp.119–166, 2014.
- [70] James Doyle, *Architecture and the Origins of Preclassic Maya Politics*, pp.81–8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 [71] William Saturno, et al., Changing Stages: Royal Legitimacy and the Architec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Pinturas Complex at San Bartolo, Guatemala, *Pathways to Complexity: A View from the Maya Lowlands*, pp.315–335,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8.
- [72] David Stuart, et al., An Early Maya Calendar Record from San Bartolo, Guatemala, *Science Advances*, 8: eabl9290, 2022.
- [73] 同[62]。
- [74] 李新伟:《仪式圣地的兴衰: 辽西史前社会的独特文明化进程》第172~175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年。
- [75] 同[62]。
- (责任编辑 李学来)

○信息与交流

《新疆库车友谊路墓群：2021~2022年度发掘报告》简介

《新疆库车友谊路墓群：2021~2022年度发掘报告》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发行。该书为16开精装本，正文1116页，字数约250万字，文后附彩色图版307页，定价980元。

库车友谊路墓群是目前库车地区发掘面积最大、墓葬数量最多、埋葬关系最复杂的一处大型墓地。该墓地共发掘墓葬500余座，出土遗物1000余件。发现的遗存涵盖春秋战国时期、晋至初唐时期及宋元时期，这

些遗存的发掘丰富了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内涵。库车友谊路墓群是近年来新疆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其中晋至初唐时期的墓葬形制多样，埋葬情况复杂，为研究该时期龟兹故城和墓地的关系、古城的兴废及生态环境变迁提供了较重要的资料。

该书适合从事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等研究的专家、学者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参考。

(雨 珩)

本期要览

洪都拉斯科潘遗址8N-11号贵族居址北侧建筑墓葬发掘简报 在科潘遗址8N-11号居址北侧建筑中,共发现大型墓葬3座、小型墓葬12座。墓葬多属于奠基型墓葬,年代均在古典时代晚期,即相当于科潘第12王至第16王统治时期。这为了解玛雅贵族的埋葬习俗、北侧建筑的营建过程及方式,探讨该居址贵族的身份等级、北侧建筑的功能性质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洪都拉斯科潘遗址8N-11号贵族居址西侧中、南部及南侧第Ⅰ层建筑 2017~2019年,对科潘遗址8N-11号居址西侧中、南部及南侧第Ⅰ层建筑进行了发掘,出土大量古典时代晚期的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遗物,其中建筑69S还发现7组表现“神圣包裹”的马赛克石雕。8N-11号院落第Ⅰ层建筑规模宏大、形制规整,各组建筑功能不一,体现了玛雅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

连续与破裂:中华文明与美洲中部地区文明比较研究的启示 中华文明在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与美洲中部地区文明具有引人注目的相似性:宇宙秩序是确立社会秩序合法性的基础,重要遗址核心区域的规划均蕴含天文知识;选择注重宗教权力的社会发展道路,社会领导者也是具有最高沟通天地能力的宗教人物。但这些相似性并不能让我们接受“连续”与“破裂”文明形成道路的二分法。

美洲中部地区E组建筑与玛雅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作为玛雅文明最早的大型仪式性建筑,E组建筑在玛雅低地的出现及发展演变,与玛雅文明的兴衰过程相始终。它是玛雅人依托宇宙知识和创世神话而建造的神圣空间,是玛雅宇宙观的物化表现。以此神圣空间为“舞台”的宗教仪式实践,有效地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和认同感,在玛雅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河南洛阳市龙门香山寺遗址二号建筑基址 香山寺二号建筑基址可分早晚两期,早期为砖塔遗迹,由地下夯土基础、地上砖塔遗迹及院落组成,还发现与舍利瘞埋有关的空间;晚期为方形建筑基址,由地上夯土台基、踏道及散水组成。出土遗物为大量陶质、石质建筑构件,以及石造像和石棺等佛教遗物。这为研究我国中古时期寺院建筑和佛教瘞埋制度等提供了重要资料。